

甯陵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志

詩書六藝之文尚矣迨夫秦漢以及六朝至唐宋元明體裁大備奇正迭出後有作者蓋憂憂乎其難之雖然不可廢也甯邑雖小古沙隨地見於春秋自是而漢置縣令唐設守臣金元以後卽今制也代有官則代有事代有事則事之興舉廢墜不一識大識小必有人焉文以傳之而後其人其事永存而不替且有文以地傳者存其文以明其地之所生也有文以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一

人傳者存其文以明不必盡其地之所生而皆於其地其事有相關切著明者也卽若名儒碩士偶經留題不忍概爲湮沒今列其體裁彙而記之得碑銘序記書傳詩詞共若干首使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矧其爲信今而傳後者哉

漢蕩陰令張君碑

君諱遷字公方陳留已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興有張仲以孝友爲行披覽詩雅煥知其祖高帝龍興有張良善用蕭何在帷幙之內決勝千里

之外析圭於留文景之間有張釋之建忠弼之謨帝  
遊上林問禽獸所有苑令不對更問嗇夫嗇夫事對  
於是進嗇夫爲令令退爲嗇夫釋之議爲不可苑令  
有公卿之才嗇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從言孝  
武時張騫廣通風俗開闢畿寓南苞八蠻西羈六戎  
北震五狄東勒九戶荒遠旣賓各貢所有張良輔漢  
世載其德爰暨於君蓋其纏纒戎鴻緒牧守相係  
不殞高問孝弟於家忠謇於朝治京氏易聰麗權畧  
藝於從政少爲郡吏隱練職位常在股肱數爲從事

聲無細聞徵拜侍中除穀城長蟄月之務不閉四門  
膺正之際休囚歸賀八月莫民不煩於鄉隨就墟落  
存恤高年路無拾遺黎種宿野黃巾初起燒平城市  
斯縣獨全子賤孔蔑爲道區別尙書五教君崇其寬  
詩云豈弟君隆其恩東里潤色君垂其仁邵伯分陝  
君懿於棠晉陽珮綬西門帶絃君之體素能雙其勛  
流化斯基遷蕩陰令吏民頡頏隨送如雲周公東征  
西人怨思奚斯讚魯孝父頌殷前哲遺芳有功不書  
後無述焉於是刻石整表銘勒萬載三代以來雖遠

猶近詩云舊國其命維新於穆我君既敦既純善良  
之性孝友之仁紀行有本蘭生有芬克岐有兆綏御  
有助利器不覲魚不出淵國之良幹垂愛在民蔽芾  
棠樹温温恭人乾道不謬唯淑是親既多受祉永享  
南山世祿無疆子子孫孫惟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三  
月震節紀日上旬陽氣厥析感思舊君故吏韋萌等  
僉然同聲賃師孫興刊石立表以示後昆共享天祚  
億載萬年

見金石古文

元董公碑銘

董

諒

將軍  
千戶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

董公諱文貞字幹臣世居河間獻州後遷甯陵因占  
籍焉父元字善良在金朝第進士釋褐任穀熟縣丞  
累官少中大夫公偕涿州張德剛第名於朝德剛卽  
蔡國武康公也時官制未行用阿朮魯薦授招民總  
管佩銀符公始襲父職中統五年調甯陵達魯花赤  
縣之南與亡宋接境時被抄掠民不佃於野者久矣  
聞公至咸來訴之公謂同僚曰古者兵寓於民教之  
有素緩則農急則戰故無講張敗事之患今在邊陲  
最宜務此以防外虞於是閱丁壯繕器械習騎射謹

烽火事至而後用之其年夏四月有告賊入者公遂會眾於淮水之北因諭之曰彼所以來不過鄭祭足之故智取吾麥而已將必卑師必少狃於故常將不設備釋前日之憾絕後日之擾暫勞永逸在此一舉有功則賞退則罪之卽分爲三隊二伏於左右一則詐爲尪弱以誘之賊望見疾馳若能一一擒焉者兵甫接二伏起而夾攻之殺獲幾盡由是威名大振不特混一江左而淮上帖然已如我有矣至元六年春三月有蝗飛來約數百畝禁勿捕殺惟齋戒以禱之

輒忽飛去七年遷蘭陽令計口受俸餘盡委官嘗有訟田宅者片言折之復以禮讓之辭格其心莫不悅服至有別屬來相質焉者入境聞化罷訟而歸八年府司檄公運糧襄陽所部多疾疫親訪良醫以治之咸得平復賣馬以酬其功故時人爲之歌曰董公仁賢以馬貿錢親訪良醫我輩獲痊十年秩滿將行吏民擁馬首遮道截其鐙必不使去先是耆老百餘人詣京師有借寇之舉繼而許之復留三考十八年春二月二十六日以疾請告得歸鄉里大置酒食會親

戚故舊貧窮皆厚遺之連曰乃罷疾革視次子戒曰  
汝忝爵位當盡忠以報國家三月之九日焚香禮叩  
方畢談話而逝春秋六十有三越期日葬於甯陵西  
北三十里皇甫村之先塋禮也夫人郭氏嚴謹有家  
法子男二人長曰誠監甯陵稅司次曰諒武畧將軍  
前衛清軍千戶佩金符宋末內附屢立戰功女一人  
適鹿邑縣典史徐珍孫男三人長曰惟友次曰惟恭  
次惟敬公爲人孝弟幼不好弄讀書忘倦旁及六藝  
號爲無所不通其見於政潔已利物不事鞭朴而民

自治嗟夫文武本一道也自全才不常有於天下爲  
國者遂裂而二之守成平亂蒞官臨陳姑取其一節  
而用之固已隨其偏而受其敝世降日下拘儒小勇  
方且借是矜長互相訾侮全才始蔑然矣公生其間  
不以一善自足稟賦固殊前修弗已故能旣文且武  
絕異眾人然而文施百里武僅一試而止吁惜哉銘  
曰禮樂詩書鞍馬弓戈外攘內安陰慘陽和鯨鯢旣  
驅永息淮波蠹賊遠屏大田興歌學貴通儒勇賤匹  
夫尙友千載誰與同符

唐褒聖侯墓碑

張

昌

國子  
助教

褒聖侯姓孔氏名德倫

先師孔子三十三代孫侯當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改封褒聖朝會同三品食邑千戶迨則天武后天授二年十月二十日賜侯勅書及時服享年七十一壽卒於官寓葬甯陵縣褚堦村其子崇基襲舊封中宗神龍元年五月制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年五十六終亦葬褚堦村繇唐歷五代宋金元氏以來邱壟如故屬大明洪武初元黃河汎濫兩侯墓塚皆爲水湮日久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六

見其跡而邱木猶存孫希禎歲時輦祀恒愴於懷欲修築之而力弗能也既又官於朝者幾三年而松楸之念不少置焉及去官家居得遂其志卽與族人協謀因故跡築而封之掃除荒惡培植邱木使盡復其舊旣襄事乃遣其弟希賢持孔氏族譜不遠數千里來徵文將刊諸石以表其墓昌惟先聖之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萬世開太平其言載五經垂教後代炳然如日月之麗空固與天地同終始其林廟邱壟歷代崇奉之莫有毀傷宜其巍然與龜蒙同

悠久其宗文葬於他所者亦互爲後世共瞻仰褒聖侯之墓爲河水墊沒雖曰不幸然使其無興修之人則莽然終爲荆棘之墟今幸賴侯有裔孫如希禎者克承先緒力爲興修之俾侯之靈魂得永甯於九泉之下不可謂之賢孝乎昌在往年時與希禎同爲郡學官復識其大宗子襲封衍聖公璟夫暨士行父子皆嘗與之遊又昌自幼迄老讀孔氏之書服聖人之訓心領神會得於淑艾者多矣故於希禎之請樂爲書此俾歸而誌表於墓側庶幾過而覽之知其爲侯其先德於無窮焉

唐守甯陵司空尚書南川郡王劉公廟碑

邑人

徐

繡

知州

禮祭法聖王之制也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族在彝典非此族不在也吾邑蓋有旌忠廟云廟之祀祀唐劉司空公名昌也今無矣表章之典有大此乎司寇可山熊侯借吾邑政首教言禮之徵以文獻謔愚因杜牧之集而知劉之故實遂復廟而創之規爲主宮爲翼廡爲廳事

爲門屏爲扁署面離城櫓背瞰市衢定時薦以春秋  
俎豆公焉侯謂予當紀事予竊究之祀有五公無一  
無也天寶末討安祿山授易州宋史朝義兵危宋食  
盡且降公說李岑計而賊潰宋得不陷李僧惠欲應  
靈曜之反公陳逆順泣使悟收考城攝濮刺史李希  
烈之取汴也僭稱帝乘勝東畧江淮大震兵五萬攻  
甯陵引水而灌公以三千人守爲掘塹以遏地道相  
拒凡四十五日賊數敗宣潤弩入希烈驚蹙解圍去  
陳之西五十里公大戰破之擒賊將翟曜希烈褫遠

犇還蔡夫希烈諸逆禍唐極矣當是時蹂躪咆哮剗  
屠慘酷郡縣隳突棄城而逃而叛而納欵迎降其擁  
重兵而覘聽而諛伏而邈不與觸者覲以幸也張許  
二顏龐薛皆城陷皆死烈公獨全城以活生雖天之  
克定人之成能可少耶公之守守甯陵公之功效社  
稷使張許二顏龐薛得公之遇必功公之功使公值  
張許二顏龐薛之艱亦必死張許二顏龐薛之死諸  
烈其已死之公公其未死之諸烈以死勤事公宜亦  
若有矣忠義之諭經畧之紓在邊歷年身率士先兵

食足信初城平涼劫盟將士骸骨不藏公始命瘞夕  
夢遺魂詣謝公具聞下詔哀痛衣斂棺槨分建旌義  
懷忠二塚爲素服臨之邊人感泣識其大都法施定  
國禦菑捍患一無歉於祀族猗與公所至聲稱矧茲  
孤城用一當十竟勝危甯盪亂植平盡瘁戮力之地  
飛神炳精可無注挹漫用攬稽僭爲品隲以勒膚公  
以揚盛美以暴沉湮以昭聖王禮制與瞻用準宜殆  
天錄之以報其忠激發人心扶掖世道不在茲乎因  
書之以告來裔辭曰大鈞胚運元化流行休光誕粹

正氣哀靈觀天乾統星日風霆察地坤承河兵邱陵  
人之鍾之三極二儀聖仁賢傑英特懷奇於赫司空  
騰蹕才雄勤王受脈主帥元戎祿山方獬希烈彌謫  
三千接刃五萬爭鋒引流灌溺掘壘遏春弩出敵愾  
圍解除克甯陵底定陳宛猶驚薄軍大破擒曜戮鯨  
司空之功肇祀於甯何興且廢旣廢繫興新廟弈弈  
鳥革翬飛妥神秩祐崇報登依旌忠時著勸德宣思  
爲子子職爲臣臣規事親孝盡報主忠移一時之表  
百世之師是惇天敘以訓民彝惟令君氏嘉惠於茲

過廟肅如展禮昭事仰公感侯伊同匪異蕪類不文  
佚遺豈備天壤始終庶無失墜

仁政碑記

余 珊 訓導

仁政碑甯陵士民爲明府二羅公而建也二公仁政  
未易名言就其尤要者言之也甯陵壤接商睢睢宣  
歸三衛之軍屯在焉軍市民田而徭賦例以田供無  
復有言惟睢陽則掩爲屯業一莫之應蓋黨盛而勢  
維彼固有所恃也甯陵田額不逾四千頃而鬻入於  
軍者千有奇軍食千頃之田而千頃之徭賦猶科及

於民民應三千之徵而又爲軍虛供千頃之徭賦奈  
之何不日削而貧也民不勝其楚愬於官疏於朝勘  
以多官參以舊籍事白矣稅定矣彼亦自以爲罪無  
異詞矣及移文一徵輒又旅拒自若如是者數十年  
來不知幾矣甯陵之民俛首爲軍人役貧而至於流  
且孳者又不知幾矣去年癸亥冬推府南泉公以核  
役至縣詢知其害嘆曰有是哉民之不幸也乃西行  
謁兩院各道諸公力言其事諸公爲之惻然事屬太  
府雨岩公議公又根究之所由嘆曰有是哉官之不

爲民所也先是睢陽之稅縣惟概責諸軍無專徵之人後雖設有收戶又無督徵之官彼軍冥悍成習惡知有縣縣不能徵勢不得不責償於民彼見民已爲供方自喜爲得計誰復有應其徵者宜其流毒一至於此也公以爲不可乃就計於南泉公取軍中田糧之多者歲輪四人爲莊頭而責成於衛衛所之官其權又總之於府有徵則府移文取足於衛衛下取足於莊頭不用命則府必取而罪之縣惟代之轉輸而已催科之責無與焉如是則莊頭雖欲私其屬如衛之

有冊何衛雖欲庇其軍如府之有議何自此官不事箠楚而威令自行民不煩告爭而軍運自集甯陵數十年虛賠之苦可一旦而去矣計定又上請院道諸公僉曰准如議行士民大喜相慶曰噫吾民何幸至此極也釋吾千鈞之重負而衽席之者二公也活吾民之子孫於溝壑者二公也蒞政未三年惠孚九屬台輔之階賢良之選天固有以厚報之而吾可忘乎哉於是珊率夫庠生七里父老合言於攝縣事者立碑於縣儀門之左而俾珊爲之記以券后秉政者知

二公之苦心相與繼之於無終窮乎然豈徒爲吾民計賦均則民安民安則訟息訟息則彼亦可以相保於無憂患也雨岩公名復癸丑進士江西人南泉公名青霄壬戌進士四川人二公皆姓羅事詳見碑陰

呂司寇頌德碑記

孟養浩 邑令

神宗朝論海內賢者必曰新吾先生在晉人尤篤云庚寅歲先生爲晉廉憲有德於民甚厚壬辰晉大中丞其有功於邊疆更大且久到於今百姓懷之不能忘亦必曰我呂公也浩童子時聞之父兄師傅時時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二

言甯陵先生者如古周程韓歐陽之流冀當吾世獲一見後四十餘年崇禎丁丑浩來甯爲令先生歿已二十年矣悵不獲一見先生而甯陵父老稱說先生不實浩樂聞之然先生功在朝廷德在天下言在萬世其性命不易之理民物有用之學無庸父老言尤樂聞其歸田遺事父老復時時爲浩稱說自丁酉歲先生以少司寇予告歸里杜門日著書數百言宗有約閨有範課子弟門人以孝友樸質崇儉汰奢糜爲鄉士大夫先約孝義會助不能葬娶者製布絮糲粥

施啼饑號寒者恤貧周急歲以爲常又約野老會勗農桑廉疾苦諸狀一時衣冠豪霸皆嚴憚先生欲爲魚肉鄉里事不可得間出一僕挽柴車時步田間樹下向田父野人勞動苦人不知爲司寇公也家居二十餘年足未嘗一及公庭口未嘗一及身家事獨利病興革有關桑梓不憚爲百姓請命言之臺司守令侃侃諄諄必得當而後止條陳積困差役獨累難堪眾擎則易舉惟視田畝多寡不問貴賤名曰軟擡釋民重負隣封薦紳置甯田者依田責征與所治民等

尤惓惓優免之法謂驛糧里甲祖制弗除若派在民田則此爲苟獲彼爲無妄之災卽四戶八蠻心所不忍而况父母之邦乎數與學校往復義正詞嚴時中原無事人皆晏安先生獨慨然憂患備亂爲桑土計綢繆以爲邑之大事在城與堤土城瑕而卑且隘堤去城近高下幾相埒二者若此是以民社予敵亟宜展城就堤增堤爲城固以甌石鑿其隍高深再倍於舊郊關環築新堤用防河患洵百世至計也徧目前者謬爲害已及私讐怨甚多方撓先生先生弗顧卒

如初議因上書防河使者請免濬河夫役爲修築用  
河在數百里外城堤不出其鄉居與行較省民無筭  
河上時瘟疫大作役者十不一歸獨吾民以修築故  
不往得以無恙活民甚眾城功旣竣手著一書畫城  
守事備至蓋萬厯丁未前語也至戊午先生且卒易  
簣時猶殷憂邊事問朝中用何人治軍旅知必無濟  
嘗慨嘆不已甲戌乙亥以後流寇旣渡河梁宋間屢  
被剽害殺燒淫掠狀甚慘甯陵蕞爾邑頗賴是城堅  
堤固可恃無恐寇亦以是弗逼處所保全甚大甯人

始知高先生功懷先生德無賢愚貴賤不謀而同僉  
曰司寇公活我相與致祭祠下日數百人不絕雖勇  
悍如軍兵愚無知如婦人孺子以及當時奴婢小人  
謬爲害已讐而撓之者未有不稽首斂衽咨嗟太息  
或至於痛哭而流涕也旣而通邑士氓磨一片石求  
浩書其事以爲沒世不忘之思詩云有斐君子終不  
可諼兮蓋常誦之云爾於戲浩獨不得與先生同時  
哉使有先生在奉以淑身治民庶幾無咎而今不可  
作矣讀先生諸書竦然想見其人造先生廬拜先生

祠求觀其法服禮器輒低徊不去者久之其仲子農部其孫孝廉豈弟温恭稱賢者後浩皆樂與之交曾諮先生盛德於農部公報曰先子陰行善家庭間未嘗一言不肖無從聞且誌旨哉善言其父者莫子若也浩既次其事宜有誦詩使父老得歌以永思其詞曰大德至矣民無能言冥告其心真無間然蕩蕩大海峩峩高山匪鑿而深匪築而堅民曰我公旭日在天人皆仰之莫如我先士曰我師萬斛出泉人皆飲之莫如我甘莫不樂利莫不親賢豈弟君子永矢弗

諼天下可法後世可傳薄夫以敦頑夫以廉敬告生者胡不聞焉

明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新吾呂君誌銘自撰

君名坤字叔簡恨舊染之予污也自號新吾顧浣濯弗力竟是舊吾云生於嘉靖甲申十月十日質困鈍讀兩葉書旦夜不成誦看書亦不甚解博涉坊刻訓詁家言益亂益不解乃一切棄置之默坐澄心體認經旨不了悟不休久之我入于書又久之書歸于我過目卽得一得久不忘非誦讀之力也庚戌年十五

矣讀史讀性理諸書欣然有會服諸儒常念念發新  
得作夜氣鈔苦心之易放也作招良心詩勃勃恥舊  
非矣久之讀六經又有會厭諸儒謂其聚訟而裂道  
也深文而晦道也拘泥而隘道也葛藤而擾道也夫  
六經易簡明切之旨開百世紛雜迷亂之岐久之觀  
天地萬物又有會謂六經者天地萬物之史天地萬  
物者六經之案也而總寄之聖人聖人之心道之府  
也聖人之身道之輿也聖人之言道之鑰也天地以  
道鑄聖人聖人以道鑄天下天地萬物無心而聖人

爲之心天地萬物無爲而聖人爲之爲聖人者活天  
地無聖人則天地無所托以成化萬物無所依以爲  
命又曰世道任自然聖人立世教而約之以當然義  
農道遠德化久衰禮法者維持世教之善物也國之  
存亡民之死生於是乎係巢由披卷佛老莊列跳脫  
世教之外決禮法之防而潰之近有一般學問拾瞿  
曇餘唾勦性命元言爲晦夜布濃雲砌康莊爲鳥道  
念不及民物口不談經濟學不本誠敬心不存惕勵  
憂勤破先王關塞開方便法門以自適其猖狂恣睢

之意薄庸言庸行爲土苴視三百三千爲桎梏世教  
於今蕩無畛域宜自吾儒經史外諸清奇高遠幻冥  
支誕之言悉付炎火以清皇路荆榛以一後學心目  
俾海宇士民非常道不由非日用不談非實務不求  
非切民生國計不講庶幾哉孔孟以前之景象乎作  
道脉圖又曰清明世界著私僞二字充塞兩間如欲  
挽回世道除却秉公尙實更無別法作越思又曰一  
身罪過都是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兩間罪過都  
是我身承當天下萬物無罪作呻吟語君以乙卯入

邑學辛酉舉於鄉隆慶辛未舉於禮闈丁母憂萬曆  
甲戌對策授襄垣令襄垣劇尙嚴明又明年調大同  
大同貧尙撫字然其偏處則在培植柔良裁抑豪橫  
宦評在兩邑戊寅陞吏部主事故事尙緘默君弗能  
尙俾伏君弗能在部十年七轉郎署齒先而官後碌  
碌可憎長官每優容之未嘗爲罪宦評在銓曹丁亥  
陞山東濟南道叅政任二年宦評在三齊己丑陞山  
西按察使任二年宦評在三晉辛卯陞陝西右布政  
使任半年宦評在三秦壬辰陞巡撫山西右僉都御

史任一年有 宦評在司道郡邑長及士民癸巳陞  
協理院事左僉都御史甲午陞刑部右侍郎尋陞左  
侍郎在都四年與董范之議朝鮮之議石門之議君  
堅守一說屹屹不爲動惡之者中以奇禍舉朝爲危  
君一稟天日不懲始念宦評在都門丁酉戴給諫士  
衡論君劉給諫道亨救之君不辯引疾乞骸上不加  
譴怒以調理予歸歸來以枌榆疾苦任諸身每滋多  
口然深長之慮非眾所知多口弗恤也鄉評在家邦  
君性峭直不委婉嚴毅少温燠居官持法而情涼居

家義勝而恩薄自奉常約當事過激硜硜如也寥寥  
如也涵養功疎多錯多悔若強以不義事出一虧心  
語有死弗能奉先君天理兩字於膺堂畢此生不敢  
失墜則君所自信者也君嘗自言余本貪財也而愛  
貴甚於愛富故忍於見得以遠污辱之嫌本貪位也  
而愛身甚於愛官故不辨雌黃以避罟獲之禍本好  
名也而尤好不好名之名故矢公任怨投此身於風  
波之口今已矣欲有所言竟成結舌欲有所爲竟成  
齋志卷獨知之契於一腔付獨見之言於一炬將一

寸丹心獻之上帝任其校勘平生將兩肩重擔付之  
同人賴其挽回世道余謝人間世矣君元宋以前洛  
陽人蓋南渡之遺黎也洪武元年遷甯陵以軍功傳  
旨訛書李二百年不曾復君始奏復云父得勝贈吏  
部文選司主事母李氏贈孺人加贈安人娶于氏封  
孺人加封安人子男二知畏廩膳生員知思光祿署  
丞孫男二慎多慎高君以萬曆四十六年六月初八  
日卒葬甯原東南第一世第二穴所著有家禮翼家  
禮疑去僞齋語閨範安民實務交泰韻等書行于世

餘悉焚之遺命衣衾僅周身不重襲枕附以經史不  
斂含一毫金珠不以入棺一寸縑帛不以送葬明器  
如生喪具以紙餘照家禮行不點主不遠謝不動鼓  
吹不設宴飲風水陰陽僧道家言一切勿用卹典任  
有無母乞祭葬士民任臧否母玷鄉祠至於狀碑傳  
表喪家首所汲汲兒輩無然善惡在我毀譽由人蓋  
棺定論無藉於子孫之乞言耳汝小子存心制行無  
爲我辱同堂孤寡有無依者身爲倚託勿利其有親  
戚窮乏量力賑恤無隕其生無賣我必留書無拂我

生平意違我一言是爲不孝銘曰嗟我天失固然再  
我其完

巡撫佟公宏仁碑

諱鳳彩號高岡遼陽人

天挺人豪篤生應運歷試多方勛猷載駿昔撫黔蜀  
今蒞中土立我蒸民式歌且舞全豫之苦首惟河患  
近三十載如處昏墊仰惟我公四疏入告夫柳蒙蠲  
恩同再造人忘帝力河亦就治由今思昔能不記憶  
軍興旁午度支維艱斟酌徵發無失後先扶良除暴  
察吏剔蠹凡在宇下處處安堵周之旦奭宋之韓范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一二十

豐功大業誰得與間吾儕小人何以稱報願伐窮石  
勒之周道瓣香焚祝俾効埃涓更修廟享永祀千年

元重修廟學碑銘

并序

辛明遠

河南北道  
廉訪使

昔李遼表請修孔子廟增立庠序曰事有如賒而實  
急者此之謂也其知本之言哉粵自古昔未嘗不以  
興學治廢學亂者皇元列聖相承必勅有司興學育  
才至元丙子十月脫歡溥化君來監是邑覩大成殿  
規制未宏屋宇陋而不具有蹙於心謀於縣尹王君  
澄議以克協明年二月以大成門前垣摧圯徹而新

之且爲立櫺星門於舊講室正堂三間之北構屋兩間爲函丈周以木榻起西齋新東齋翼焉未幾王君以病去職後尹未至獨終其業市陶器二百事體用無乏先是郭北沙河絕流兩壩地可耕者若干百畝縣以廩學白府從之民雖承佃租實隱沒至是君覈實之悉令平輸莫誰敢後文學中山王秉直進諸生諗曰監縣君之於廟學也割俸先眾市財傭工夙夜恪勤焦勞匪懈其用心賢矣哉盍具顛末以告後令各出楮券有差合得千五百緡載礪貞石以愚悉其

實懇文焉旣不獲讓緬惟三代治化所以隆風俗所以美後世所以不能及者以明倫之術周且密也舍是而求治未之或聞東漢人材風俗接乎三代之盛由光武明章篤於經術賓延儒雅風靡波屬人知禮義崇尚名節延及末世以魏武之雄鷲加有大功竊窺漢鼎莫之能致然而終其身而不敢廢置檢於風俗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學校人才之本治化之源風俗之機古今不易之論然非有志於先王之治悠久之圖者不知其爲實急也子賤宰單父得任

人之道夫子惜其所治者小君修學宮得誨人之基  
君子亦惜其所治者小也雖然擴而充之功可量哉  
若夫教摩道涵日漸月漬才俊層出布列庶位式展  
厥能底於熙績昭章不滅則有望於後之君子有以  
作之也其或無愷悌之心背菁莪之意苟具文書以  
塞上責豈惟有負於國家亦吾道之罪人也君蒙古  
氏字慎之曹州楚邱人副樞毅公孫以父資廕是職  
讀書篤行爲政有廉稱云銘曰於皇上帝生我民斯  
匪聖罔教靡德不爲天生睿知治而教之爰宗元聖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一二十二

魏官碎儀內自都邑外達郊圻星列棊布建學立師  
惟此泮宮歲遠日隳數浹令會賢監致茲爰龜爰筮  
爰同謀咨乃立神門有伉其巍赫赫宏敞棖桷雲垂  
櫺星轟轟華猗宮離流精明月疇競崇卑渠渠者堂  
如翬斯飛學徒濟濟鼓篋其依嗟嗟士子遊息有歸  
豈弟君子毓爾攸宜爾公爾侯惟學之基悠悠後來  
徵此銘辭

甯陵縣尹趙侯去思碑

并序

王諒

甯陵古甯王國也卽春秋之沙隨前漢屬陳留郡其

後所屬屢更要之隸今歸德者最久其邑也舊瘠疲其令勝任著烈遺愛章章於後者蓋無聞焉豈徧小不足致賢以理抑亦有之而無好事者紀之或亦名實未臻而有待也爰及聖朝隆化重守令之任至治改元秋七月詔以兗郡趙侯蒞焉侯之來歲方大歉視民之饑遑遑焉猶慈母不忍嬰兒之失所舉荒政所急者而先施焉民獲以濟先是荐罹水旱加以牛疫四野莽然蕩無禾黍侯令民有無相資藝粢麥無敢有遺地及春以災告於上兩賜賑濟民不流殍延

士育才才者復其徭生徒駢臻濟濟可觀公退率僚吏講肄自始至終未嘗弛輟故儒風藹然旁暢而逖聞焉每耕耘之後檄鄉三老之屬諭民以藝植力業時所當務者然後自裹餼糧一吏一卒周歷部境而責其成功懲其遊惰不率者未至之處民畏威懷德莫不悉力致勤如侯親臨無鳴鼓擊木呼召迎勞之擾而獲倍年饒衍之利宜其誦功而不置也第戶之高下按其籍而賦役之莫不以爲平明法謹罰威振化宣幾至無訟之可聽惟上官以啣冤久訟法理所

難平歷年所不能決者誘之前後相踵幾無定案侯  
剖決如流莫不壓塞羣議二年夏郭外蝗萃侯以文  
襪之悉皆出境旣而蝻生民咸以爲憂值大雨皆隨  
潦入河而去其隣封蝻飛蔽空至境纍然抱草以枯  
皆不爲害初侯知蓼河頻年爲患度其可以禦之乃  
塞其支流復起隄障厥患旣除民居修奠茫茫水區  
今爲沃壤矣朐連屋養濟鰥寡每冬月屢以俸米爲  
糜以給之置巡警舖若干所擊柝鳴鐸警察嚴備盜  
賊屏息遠近之民皆以甯陵爲樂土故流逋四歸而

生齒益繁矣至於繕公廨作聖壽牌樓新劉公明等  
祠與成橋梁泄瀦水之類不可殫記憲副卜顏公來  
讞獄大加賞異特荐於朝山東憲使敬齋許公亦條  
其政荐之其畧曰切見甯陵縣尹趙璧天資偉異器  
宇宏深儒吏兼資練達政體守正奉公確不可移案  
無留滯負敢言之氣懷糾慝之忠若擢居風憲允愜  
輿情四方明公雖未覩面以書褒譽者紛然而至其  
爲人所重如此侯材宏識遠剛而克謙廉而好施與  
人忠而勇於義見人患難惻然思救縉紳士有喪則

爲賻葬致其匍匐之誠其爲治也嚴而不苛勤以先  
眾奉公眞慤而臨事明敏利無微而不興害無細而  
不去始焉吏畏民威終焉吏化民懷古之所謂循良  
之吏侯可謂兼之矣嘗尉宿遷鎮禁遏有方闔境無  
一盜之警辟爲憲椽不就爲倉使眾被失陷之責而  
獨增羨其幹局有大過人者耆民百餘輩嘗以狀列  
其績言於府言於憲又言於國也又相與爲之謀不  
朽之事以愚耳濡目染其實固請文石篆美致其去  
思感戴之誠而昭示無窮於是採民謠而作頌侯名

璧字君玉其辭曰鞠凶自天饑饉荐罹富人哿矣疲  
甿何其業盡於質不克輸資子盡於鬻不供藜炊逋  
亡流殍誰其所之我侯爰來覃播義法侯謂我民秋  
已失期廣種而蔬可以禦饑彼荒者田乏牛以菑侯  
方爰設俾無不治來弊畛畛疏菽間蒔厥明穰穰維  
侯賜之侯閔小子遠於延師日誘月勵彌爾三期學  
徒趨成未幾復爨曷云難化室豈遠而嗟嗟我侯劬  
勞於野省彼三農懲其惰者惰者旣懲庶務以興旣  
漬於成萬口沸稱匪侯之力利胡其增彼汎者河割

我軫轉侯旣隄止厥患攸殄昔焉沮洳今焉沃衍我  
輸旣均我瘼旣仁惟侯之德誰方其純感通螟孽矧  
伊我人盜化而良澆化而純犬不夜吠訟遠庭陳曠  
歲流逋蜂聚來民百里熙熙陶言孔新侯其去矣云  
何慕矣載鐫貞珉揭其素矣昊天蒼蒼黃流湯湯惟  
侯之思彌遠不忘

唐宋州甯陵縣記

杜牧

建中初年李希烈自蔡陷汴驅兵東下將收江淮甯  
陵守將劉昌以兵三千拒之希烈眾且十倍攻之三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六

月韓晉公以三千强弩涉水夜入甯陵弩矢至希烈  
帳前希烈曰復益吳弩甯陵不可取也解圍歸汴後  
數月希烈驍將翟輝以銳兵大敗於淮陽城下希烈  
且蹙棄汴歸蔡後司徒劉公元佐見昌問曰爾以孤  
城用一當十凡百日間何以能守昌泣曰以貞心能  
守之耳昌令守陴者曰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  
隅未嘗內顧猝下斬之軍士有死志故能堅守伏地  
流涕劉公亦泣撫昌背曰國家必以富貴報爾天寶  
末淮陽太守薛愿睢陽太守許遠眞源縣令張巡等

兵守二城其於窮蹙事相差埒睢陽陷賊淮陽能守  
故巡名著而愿事不傳昌之守甯陵近比之於睢陽  
故良臣之名不如忠臣孫武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  
功斯是也

金瑞芝記

上一枝乙卯仲夏生  
下一枝丙辰孟秋生

鄭松

夫瑞生必於嘉土和氣應乎善政蓋土之非常則必  
有善政政之既善則和氣可立致和氣充塞則天地  
之祥必應矣所以嘉禾興而朱草生也迺者明昌二  
年秋侯公以進士登第宰政斯邑繼而秩滿赴調復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七

爲此宰自乙卯初春視事之後凡所積弊害民者無  
不除之以至舉善禁姦興化致理雖漢唐之循吏曾  
不是過是以居民樂業怡懌歡欣莫不遂性故當召  
和氣而獲休應也果於是年月在仲夏於縣舍之東  
生芝草一本輪囷如紫雲狀公以謂非已致但加賞  
愛而已及明年之秋復於其地並產二莖其上則合  
而一焉所謂連理枝者也縣民觀者駢肩接武皆欣  
欣然而相告曰我生以來未嘗識此可得聞而不可  
見也豈非我公之善政致然耶無乃我公復來之應

也抑亦令佐同心協德之驗與不然何以臻此則周書所謂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者其類於此可不獻之於上而俾太史書祥以表皇朝太平瑞應之一事乎

重修廟學記

王崇慶

禮部侍郎

皇上稽古右文率循祀典所以崇德報功者薄海內外罔有弗隆甯陵古所謂甯城沙隨也先是金末兵廢者六十年餘及元至正甲午邑令楊珪始加修復至我洪武屢圯於水張令海因徙其縣治及學址建於縣之西南成化間復大水金令璽同庠生范景學議請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八

諸監司遂遷於茲正德己卯巡按御史今司馬石岡王公按節如陵以學校首善之地乃銳意改作捐帑金相基地矢規度遂命判州季廷鵬播民和見士於學未幾大成殿東西廡以三十楹櫺星戟門神庫各以三楹明倫會饌有堂品式規爲煥然備矣嘉靖戊子詹令恩會

頒敬一之箴立啟聖之祠又加創修如制然自己卯距今行且三十餘年甲子土方遨遊其間冀文教之日益恢弘而彰也無何丁未二十六年廟災惟講堂

齋舍如故豈亦數耶然而君子但謂水火之無恒數固弗之論也惟時平定李守念方視事初遂命靖海陳令炫教諭張炳訓導李斯立孔恕典史梁博告請公嬴命義民陳英喬焱李宗善董督之甫六閱月而廟廡戟門次第告成會陳以轉官去是時靖江陳令焯實代焉既三日廟謁遂增修其所未有君子以爲二陳用心之勤固未始異也是役也財出於官力借於民權騰於近法示於遠是亦可以觀二令矣若夫經始則丁未夏四月初七日告成則戊申十二月十五日也使來乞記卽作此用識歲月狀則據鄉進士劉一鵬也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九

元學田記

朱

鎮

儒學教諭

夫縣學之設其來尙矣自我皇元混一區宇命天下郡縣建學立師靡所不至其無田去處仰所在官司於係官地內標撥以供春秋祭祀暨師生廩膳可謂厚矣本學自至元二十六年蒙河南河北道勸農分司苟公撥到黃堽村西地四頃至大德八年夏本縣復以就善等村旱乾沙河淤地七頃六十五畝申白

於府俾以贍學府允其請乃令其地畔居民耕種使後之典教者歲獲其利以具祀享之費厥後承佃人役欲混占飾詞告退於邑迄今荒廢二載而有司亦莫之詰逮泰定丙寅秋仲適有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分司辛公之按覈是邑也首謁學宮問及斯事曰嗟乎凡人衣食乎天地之間者莫非吾夫子之力也今其民窺圖學業詎可坐視而莫之治耶乃命達魯花赤哈刺察兒縣尹顏元楫召諸舊佃者計地多寡而悉承佃之又慮歲久無蹟可考仍命本學具條段

四至鐫於石俾將來者有所稽焉於是乎記

甯陵縣重修城隍廟記

季守已 訓導

邑侯默菴公來尹沙隨二日詣城隍廟與神誓時棟宇傾頹久而不治公諦觀之嘆曰是尙可以棲神乎哉民務未興茲弗以暇乃輕賦稅課農桑歲以大登明年凡舖舍之在境與公署之在邑悉修葺之又明年大修城及池高深俱倍於舊往時雉堞皆範土爲之故易爲傾圮至是悉易以磚其他廢墜斬然以興其有無益於興者則取其地之隙置以業民收其直

之入以裨國計公私俱便民以太和今年夏四月朔  
公晨起詣廟告神曰侃蒞政於茲者一年庶務稍集  
民無災害惟神之祐神宇不治咎將安歸遂飭材鳩  
工卜茲以抵五月之望乃落成焉其廟制西面街舊  
有門迺更爲坊牌以表神道南爲大門面城樹以繪  
壁其內爲儀門門兩旁更爲角門各一中正殿五楹  
東西兩廊各十間塑報應諸司無非昭示勸戒以助  
明之所不及寢宮在殿後宮前爲左右二廂或增無  
爲有或飾朴爲文或起頽爲峻或易朽爲堅墻垣墀

道靡不周悉回視往昔蓋煥然改觀矣經費之需俱  
出諸俸之餘與因事設處安居之民若罔聞知者峰  
山子曰夫德政之本也惟德足以善政故觀政可以  
知德懿矣夫公之此舉者捐己之有爲民祈福仁也  
裁制允宜區畫井井義也尊崇廟貌祀享以時禮也  
先務民義後事鬼神知也一舉而四德備焉其他善  
政可類知矣失今不記久將何稽乃書其事於石並  
鐫其圖於石之陰俾後之人有所述焉公蜀人姓楊  
默菴其別號也名侃字直夫典史龍君泰贊襄厥成

陰陽官李鏊董事有勞庠生徐子澤郭子塾來屬言  
蓋知頌侯德政者因併書之

宋沙隨程先生祠記

車

璽

提學  
僉事

洪惟太宗文皇帝尊崇孔子之道以化天下命儒臣  
纂修經書而凡先賢之羽翼斯道者必在采錄而欲  
其見諸行事所以百餘年來內而畿甸遠而荒徼忠  
邪之異其塗華夏之嚴其限納斯民於無黨無偏不  
識不知也嗚呼盛哉宋儒程先生諱迥字可久本甯  
陵沙隨人靖康中徙紹興之餘姚先生之學得伊洛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二

之正傳登龍興進士第歷官泰興德興進賢終於上  
饒令所至惠治教行著有古易考易傳外編春秋傳  
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諸書其學其政粹然一出於  
正者也伏覩頒降經書內引用其說實多先生有功  
於吾道大矣乃宏治癸丑之冬歸德知州周誥考績  
上京今吏部尚書盧氏耿公謂誥曰沙隨程先生甯  
陵人當祠於邑以示風勵誥曰唯旋反建白巡撫河  
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巡按河南監察御史余  
公僉曰當爲興舉以正祀典乃檄誥洎甯陵知縣全

鑑蓋正堂三楹抱厦三間門樓三間東西廂房六間  
周繚甃垣中設木主令春秋丁祭後如式奉祀祠成  
以璽濫竿學政當紀其事璽曰先生宋南渡之際而  
仕於乾道淳熙之間先生之道在當時非不明也但  
未之有能行者爾而或權倖阻抑正醜混淆誤和玩  
兵績用弗著此南宋所以偏安吳越而正氣卒未之  
伸况先生淹調縣邑倍有鬱懷可惜哉雖然先生之  
道雖未大行於當時而在今日觀之行矣明矣遺邱  
故址往行潛德遭際諸公表章之發揮之使後人知

其名誦其詩讀其書而優游涵詠於其地爾多士其  
自省曰吾之基於學者果正乎否乎他日發於政者  
果正乎否乎一或未至汗顏熱中將無媿於先生乎  
是則先生之道大施諸世而甯陵諸子乃其親炙者  
也可不勉諸是爲之記

呂沙隨先生祠記

汪永瑞

河南提學副使

贈刑部尚書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新吾呂公諱坤  
字叔簡之新祠在歸德府甯陵縣之北門內之街東  
先生以理學經濟仕嘉靖隆慶萬曆間立朝有大節

居官有善政在鄉黨有德澤教化言爲人師行爲人法學者稱之爲沙隨先生云沙隨者縣西七里地春秋傳魯成公十有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於沙隨者是也在宋乾道紹興之際沙隨程先生以理學經濟與濂洛諸儒先後並起其仕止於縣令而其言見於大全性理諸書爲甚多邑之人至今祀之而名之曰沙隨先生之祠從所產也宏治時提學僉事車公璽爲之記以勸學者蓋學者之於呂先生以爲其學與程先生同而又過之也夫正學之

不明於天下久矣漢承秦滅學之後諸儒推六藝於散缺不全之餘其表章之功大矣然而未醕也漢之東以迄於三國士之生其時者往往喜立名節識去就之分可謂能自立矣然而六藝之旨猶未大彰明較著也自是以降放達於二晉淫靡於六朝通脫於唐廢佚於五代士於時因其變化亦能立事立功而求至於聖賢之域者則概乎未有聞也宋仁廟以後富韓范歐之德行功業炳焉煥焉矣然猶待乎周程張朱諸儒者出而後先王六藝之旨始大明於天下

自元及明能起而修明之者數人而已然而程先生  
既奮興於宋呂先生復繼起於明何沙隨之多儒者  
哉猗歟可謂盛矣呂先生之學以自得爲宗不切切  
訓詁而於古六藝之旨博綜貫串馳騁上下皆有以  
窮其旨趣而通其大意至於天地鬼神陰陽之變山  
川風土之宜兵謀權術浮圖老子之所記載靡不決  
擇而取衷焉蓋合內外之道也先生所著書如夜氣  
鈔招良心詩道脉圖無如家禮翼家禮疑去僞齋語  
宗約閨範安民實務交泰韻陰符經註小兒語呻吟

語等書皆行於世而於呻吟語更示人以切近而易  
行疏通而有要凜凜乎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也先  
生家世歷官治行見於其自誌其墓者爲甚詳大要  
歷齊秦晉三邦皆以誠待人務寬猛得中而其功尤  
在三晉其在銓曹者十年自都憲陟少司寇者四年  
以公以慎皆稱其職以持大議不合遂引身而退蓋  
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也先生居其鄉二十餘  
年以闡揚正學爲己任四方之士從之如歸其所講  
明皆可措之設施其於邑之人語以禦災捍患猶切

先是甯之城圯廢無可爲民衛者先生持議力繕而固之又爲書以申備焉是時天下方太平也及崇禎末流寇起中原他州縣以素無備失守甯獨藉其城之固又以公之法守之城以克完然後邑之人自縉紳士大夫以至婦人孺子皆知思慕先生之德澤而以爲計深慮遠其理學經濟爲不可及也夫城守一事特經濟之小者耳無理學固無以爲經濟也邑之人其果知之也哉先生有舊祠在城外以寇毀故崇禎十二年知縣事孟養浩移建於茲今年五月永瑞

以承乏學使者巡是郡適祠會鼎新郡之士咸來謁余請記余故與先生之孫慎多同爲秋曹尚書郎慎多亦篤行君子也善述其祖德余私淑先生之爲人已久蓋先生在天下則天下重傳諸後世則後世重可以陪周程張朱從祀孔子廟廷固不獨以祀於一邑爲重也然而邑也有先生之族屬子姓焉有先生之門人弟子焉有崇德報功之氓庶焉祀之禮也則祠之燬其可以不建乎哉其可以不鼎而新之使傳之永永乎哉使邑之士望其祠宇拜其遺像因而

讀其書考其所自得於理學經濟由小以及大由麓以達精由其所已試推其所未行由其所可學以至於不可及賢者造於性命之理不賢者以爲寡過之地夫沙隨雖小有程先生倡之於宋又有呂先生振之於明則今日之士其亦未可量也爲沙隨呂先生祠記刻之石使勸焉亦猶車公之於程先生也云爾

金龍四大王廟碑記

王 紀 戶禮工三  
科給事

昔大禹治九州之水惟河功爲最艱且鉅當是時司空之屬凡有功德於河及江淮汶濟者莫不世食其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七

地守其職而大者侯伯小者附庸分采宗廟饗之子孫綿延世祚以及春秋今考之左氏國語其族姓猶未盡亡則秩祀猶未盡泯沒也秦漢以後三代之祀蔑如鬼神無依山川風雨之靈不得常享往往託現龍身顯禋祥上之足以感動天子下亦足以徵召庶民奔走廟祀不敢懈然則今之所崇禮爲金龍四大王者毋乃卽大禹司空之屬也而或者曰神謝姓諱緒晉太傅安後生宋徽欽間目擊時事以太學生發憤上書朝廷伏闕哀號得上嚴譴神由是大哭河濱

累日投身洪流以死

上帝憐之命爲龍神而元明之世助先朝有功得勅封今號云夫從來孝子忠臣義士之魂魄往來天地間常濟人之難而援國家之危誠時時有之則金龍四大王者毋亦古忠臣義士之流亞與理固然也數百年之內千里江河之道惟神爲甚顯赫動人民禍福怒喜不啻如聞如見故廟祀爲最多而祭饗鼓樂日月無虛獨甯陵一帶雖有建立規模湫隘予同鄉人宋君瑜郜君化霖盧君崇興韓君瑋等以大鹽賈出入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八

河濟中得神之助風雨無災生殖有常因共建神祀於沙隨之西郭外里許正殿三楹中爲享堂前有山門旁列樓榭規模宏敞氣勢尊嚴蓋甯城一鉅觀也經始於順治己亥迄冬月落成計鳩工庀材爲貲數千皆出數君囊中物蓋其感神之德特規廟貌用抒報稱萬一也時予以備兵婁東便道展謁而宋君等索言紀之誼不可辭爰薰沐稽首而紀其勝事云爾

續修金龍四大王廟碑記

田逢吉

翰林院國史學士

仙靈之宇宜朗秀而爽塏也宜雕飾而藻繪也更虞

興廢成毀之莫必而不克垂厥永也三有所備後可  
以綏神明之貺而奉其靈寵焉沙隨平演曠闊無名  
山大川未敢號形勝之區然伊洛黃河之秀太行王  
屋之靈自西北來者實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於斯  
吾鄉親知宋瑜郜化霖盧崇興韓璿諸君僑居茲地  
爲大鹽賈日來往於江河淮泗之間深荷神庥遂營  
金龍四大王之廟於郊西道右殆攬其靈秀而爲建立  
也者厥址宏敞厥位面陽雲窓霧寮紺宇雕甍極其  
勝矣諸君以爲缺畧者尙多也自工竣之餘復鳩貲

庀材補所未逮於是拜獻有殿頌聖有坊賓客有舍  
黝堊丹漆有法百爾器備併手偕作外之則歌舞有  
臺輝煌而華麗爲永久之謀則香火有田田負郭而  
常稔近郊野綠遠混天碧洋洋乎大觀哉神之生平  
教衍斯文節貫星日歿而三百餘年猶凜凜有生氣  
正可就此而恍然一覩見也若夫時和景明風清月  
白庭宇靜閒有如浪定風平波瀾不驚者不依稀率  
羣弟子教授五經講名節忠義於其中耶至於霖雨  
狂霰怒號轟激有如千尺泓濤澎湃砰鎗者不依稀

肅儀擁眾駕數十萬風馬雲車仗劔矢弓戟驅逐水  
怪鼉妖以清晏江河而出入於其中耶是役也諸君  
初建於前再增於後周密完匝成一段不朽之勝誠  
可以奉靈寵而久遠勿替矣使觀者入廟貌而肅入  
展拜而敬敬而懼則又神之忠義之氣節福世之威  
德千古不磨也請以是記

張弓鎮廣濟橋碑記

王圖寧 邑令

余嘗讀唐荆川先生陳渡石橋記云徒杠缺而國橋致譏川梁墮而單公以刺因知橋梁之設其由來重矣邑西南三十里有張弓鎮北枕黃河故道岸陡而中闊河形至此削立而巉絕及紆迴轉徙而南其寬目不及東西其深行不露肩背其地東通淮泗西接汴洛實屬往來孔道每歲值靈雨浹旬則風濤涵湧無異江湖厲揭而涉胥溺是懼一日里大姓路君諱純仁者利濟情殷身任橋梁之役雖人咸慕義不無

涓滴之助而自解囊金不下千鍰卜日鳩工築土運石創造於庚午二月初一日落成於辛未三月十五日長抵兩岸百丈許高二丈餘中五空羣錫其名曰廣濟不獨取一方之利涉實爲斯鎮巨觀焉邑中士大夫下及諸父老皆恐其事久時遷或致其遺愛莫彰湮沒失傳旣連詞請採入邑乘復協謀伐石以誌不朽索余言以紀其事因進諸君子與父老而告之曰斯橋之成也行人無跋涉之險里居獲往來之便不惟履巨津而如行康莊且謀一日而計百年則君

之澤遠而願似無餘矣雖然余緣事究心更有以測其不言之微也午之冬風雪連旬墟里絕煙哀此遺黎幾無粒食自築橋之工興居民携老弱就役者日踵至每役一人日給銀若干計一夫赴役節其餘可兼食二人故民之棲於橋之左右者結蓬而居星錯如處村落之間日出則畚者鍤者運者築者蟻旋於橋上夜則嬉嬉而卧晏然如在樂土而忘其爲歲歉饑饉之時也自冬迄春其全活者不下數百人既泯賑貸之名而陰行嘉賚之實孰有能如君施惠於人

所不及察之地也耶故橋梁之建羣騰義聲而周卹之秘余獨美其有隱德也衆謝曰唯唯請紀余言鐫之石用以信今而傳後河之西去岸不里許君之長君典復出其餘力營別墅一區林花蒨蔚亭榭掩映歲時伏臘君幅巾短杖率子若孫開樽席酌招隣曲諸友一觴一咏歡晏終朝日徜徉於其中足以頤年而娛老亦復有别致云

河防議

按黃河之在甯陵其挑濬者三其衝決者四皆自趙

皮寨由鳳泗入淮夫自此寨之開也遺害無窮而河防使者每見漕渠失利輒議及焉愚竊以爲過計請陳三患以紓漆室之憂夫漕運之不可無黃河也猶人之不可無食也今夫傷飽之人在上則爲痞滿在下則爲殮泄醫者脉之遂令廢食夫黃河之水湍急則漕潰衍阜則漕淤勢也議不索安流之道而遑遑然欲疏趙皮以殺洶濤吾恐水就東南其勢峻下支流爲橫暴之瀾運道有易涸之懼是見傷飽者而奪之食也其患一也議者曰支趙皮之水緩徐沛之流

庶漕運不致沙淤噫此刼治之術也今夫饑渴之患爲身慮也今有害於饑渴者不知四求飲食遂自斷手足而啖其血肉可乎夫中原之地莫下於歸睢水溢徐沛猶有二洪爲之束捍諸山爲之防垣若引趙皮寨之支則河性叵測睢陽郡邑盡爲沼瀦矣夫國家之視民手足也卽漕河必係此寨爲通塞仁人之計尙不及此况一舉而失兩利惟害是圖以速後悔毋乃不可乎其患二也且趙皮一寨自宏治以來凡經十五挑濬未見一番便宜姑自其害之尤大者言

之正德中崔巖開趙皮寨由甯陵五里堡等處役夫十萬益肆狂流嘉靖五年盛應期開趙皮寨由甯陵北關等處隨疏隨淤益夫至二十萬上怒下怨不十餘年旋成陸壤繼此而河流震蕩肆害官民衝決韋家及張弓等河漂屋流屍瀰漫淮泗蓋民不有秋者數歲其害豈但萬家而已哉卽數邑淪沒不足重惜所恨

朝廷財賦盡委泥沙諸省民夫半爲疫鬼漕運供輸不償河費仁者所悲智者笑之何者趙皮寨之地高河數

尺甯陵西北視寨則山阜也古者爲下必因川澤今闕高陂峻勢必倍勞糜國家億萬之費役水土不習之衆興歲月難計之功勞民傷財莫此爲甚况覆轍方新後車當戒而漕喉急迫之際徐爲久曠之圖所謂挽江湖而救涸魴也非務之急也其患三也夫君子之謀國家也憂君愛民兼圖並重愚水國人也稍諳黃河變態敢竊附於菑莢惟水部諸曹較緩急因高下詳利害審時勢則遠近咸悅公私兩便

社倉社學議

夫法非創者之難而守者之難也有器於斯作者非不工且勞也典守者不固藏之則損因而棄之則敝甚則盜竊之而去矣自古聖人首法制謹章程布規式爲後世慮至遠也所望於後人至隆也今之沿先王之舊者誰乎治法之不久也無治人則雖聖人未必能其後是守者之爲急也可山熊公治甯陵之二年一日召父老而謂之曰失教養百姓之悲也養不備教不興則我一人有罪二三子其倡之父老曰是

我邑人有罪敢爲倡乃檄邑諸生得解維王汝教成功用王繼伊四人身先義舉走邑之積而能散者以公意說之僉曰公爲我人斯我顧不自爲哉月餘輸社倉粟二千餘石捐社學十二處社學田一千五百二十三畝其不及者又相與捐義塚之地百餘畝公悅曰義哉我邑民悔予走俗務倡之晚矣繼茲社倉誰與守茲社學誰與課其人以需師儒衆輦蹙無以對公再四言僉曰某誠愚豈至以奔走會計之勞是懼異日有盤社倉者簸揚陳耗勢必賄之不賄其誰

償賄而不償何以待其後異日有匱財用者必議及社租或三二年廢司校請爲學田社學屢授居民或久而貨之稱爲公用其誰敢不應不應則禍及之茲二役惟艱則吾民莫敢承公曰第承之吾爲汝經久慮迺梓其詳於志約曰社倉旣係義民輸粟與國兩稅不同但責社長歲易新陳因時取支並不得報入公籍及上官盤查後官借用以貽民害社學田宅坐落旣有定地凡我職官尤當加意作養續增法外之仁無起沒入之念毋爲一邑之士民謗且笑阻後來

好義者之心君子曰仁矜其下慮及其上興其利懼陷其害周民隱納羣言懷永圖詩云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公集之矣茲事也吾知其令乎

書類

與朱氏家書二通

范仲淹

宋文  
正公

公本蘇州人少孤隨母適長山朱氏及長讀書歸德  
宋都汴公立朝之日多甯陵足跡慣遊地也其言甯  
陵家計或公行館穀與抑其異父兄弟朱某者僑甯  
陵而公敘衷言偶及與然不可考矣謹識二書以俟  
博古者

三郎秀才前日專到甯陵奉謁不遇爲某暫來南京  
便欲與賢同送五娘子往廣濟社宅星夜候賢歸千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七

萬千萬諸事候却回勾當且如今了却此事兼要奉  
見商量去向次第千萬星夜速來切切今專差人去  
不宣

三哥秀才自別傾湯傾渴雅况何如永城莊田暨甯  
陵家計作何擘畫八叔員外五哥應相助也大郎宅  
上安吉王郎家應往陳州襄邑卜居亦甚相近還照  
管得否足下本約來此修學還遂志否如果起得但  
見本府進奏官卽知在此公人客旅便次八九程可  
達更宜從長呂秀才託伸意或起離未得卽師問呂

君亦可日新衰門如此甯不憂懼永城誌文立碣亦可向西屢見也秋涼希多愛多愛四郎看恤伊令早讀書因人千萬示信不宣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弟之書其言近而易知油然天倫至情今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某年新安朱熹書

呂司寇修城書

鄉親可曾經挑河之苦乎數九隆冬腿在冰泥之中身卧寒濕之地半年之間路中之病死已多河上之

枯骨尚在狗鴉常飽臭穢難聞城夫則近莊宅使院人不饑不寒無病無痛比挑河之苦何如鄉親可曾記挑河之費乎雇覓人工一月工食至少二兩一兩入院人應役送米運柴隔河渡井負累賣地賣房還有變衣變食城夫使院人不過飯食縱覓人夫不過九錢亦有六錢者比河夫之費何如三年以來東北西北西南三面城牆原是乞討河夫一千三百二十名修築不曾編七里一夫東南一角原是動支城銀倉穀不曾派七里一文大家都有耳自試問一問想

一想我言虛乎實乎只是官堤上寄居貧民須索那動關廂內有碍房宅未免折搬城根掘土挑毀民田分外修堤占壓民地好義者情願舍施貧薄者估給官價毀舊修新煩瑣破費怨我理當無干之人又沒派夫又沒費錢而亦怨我則不可曉矣鄉間之人還說我沒城宅替人修城怨我猶可城中有人修大家自己院牆護各人父母妻子而亦怨我則更不可曉矣我係士夫之家尊奉上司明文分毫未免隨衆當夫管工官可問尚不免怨城豈呂氏之城乎天理常

存人心不死老成君子必有諒我者惟是展城緣故一向未明雖刻或問一書言不通俗再說一番鄉親細覽自塚牆鋪頂溜溝折磚之後開六七十年頽壞修補之端歲歲披塌年年幫築七里起夫少者七十名多者一百四十名庚戌起夫至三百五十名管工人八繁七鬆甚者賣夫做工人有年沒月只戀工食棍打杓拍老土與新土不粘暴雨連陰一年或半年又累舊由帖之工食方完新由帖之工食又出前輩常言七十餘年工食可包一座磚城鞫一雙破鞋工

錢費兩雙新鞋買價况城根繫接堤根遠沒三丈城  
面比之堤面高不六尺城上不並行兩人堤上可屯  
賊幾萬設使十張弓內射一根木上緣滿城生靈何  
處逃死房舍家財知屬何人今鄉莊住宅雖有樓廳  
所值能幾爲甚的賤孤單無隣難以避盜也集鎮房  
價五倍鄉莊爲甚的貴人稠有靠可以避大盜也城  
市房價十倍或三五十倍爲甚極貴有城有池千家  
萬夫可避亂兵也開舖招客之利又不必言矣自古  
王公設險州縣重門高城深池豈爲如籬葩土墻遮

人眼目分別內外哉千日之修備一日之難三年之  
勞爲千年之計也記得師五之亂幸而不到甯陵若  
到甯陵攻城他數千成羣又無糧草豈肯忍饑一定  
先搶鄉村放火姦殺雖有高樓何如韭菜園之高樓  
縱有地穴難作不留口之地穴歸德城小不能容九  
屬之人睢州城低不能當盜賊之困誰是藝高胆大  
之英雄敢在鄉莊集店與賊上陣廝殺而不躲避者  
也如果躲避不往本縣城中將往何處去乎甯陵城  
池是甯陵城中鄉下大大小小救命之所非我一人

自己安樂窩獨勞概縣百姓也且說舊城這般狼狽再捱三五十年決無仍舊之理趁我輩士夫在時調護鋪排終是便宜細小不說只如留河夫千三百名留穀二千石還回銀一千三百兩不是衆士夫之力百姓怎敢開口又如這積二十年修城八千兩銀倘着太監搜去誰敢聲言所以亟亟要修原爲趁水和泥非我無千多事想當此之時河夫旣以討留河工正在興作初意原無大志止議舊堤加丈餘之高修四座城門換千餘垛口見有六千石穀八千兩銀不

須勞民傷財自可寬然足用不意撫臺沈公祖親自登城定要磚包護城新堤還要先築見有兩次批詳在卷我輩尋思城者本縣百世之城撫臺者別省一時之客上司念我尙爲千年之計我爲自家可苟一時之安隨遵憲牌決意磚包今修城不用概縣之人夫包城不派概縣之錢財惟有築堤一事纔是派夫之初不免勞擾百姓鄉親大家思想城北逼近黃河府東沙淤幾丈兩面之水一決必到甯陵倘大水泡城披塌損壞後來再築又是勞民撫院之慮甚爲精

詳只當舊城未展常常起夫三十年間工食可抵一  
堤費用此是終來難免之工無可奈何之事况是限  
以三年一年纔墊二尺若今年荒旱民貧蘇父母必  
不興作倘明年後年收成一狠通完則永世千年再  
不修城修堤子子孫孫永不累苦矣待溜溝鋪頂照  
舊守城兵器全完十年之後將修城銀四百兩縣馬  
銀三百五十兩再不編派百姓每畝又輕二釐好與  
不好久後方知鄉親細看我言自然心下明白

邑人呂坤頓首拜書

文類

甯陵告河文

麻城 劉天佑  
工部侍郎

維茲甯陵蕞爾小邑洪河南流四境胥溺室廬昏墊  
粒食孔艱問水觸目驚心慘顏式潔牲牢秉誠以祀  
我詞匪飾神其聽只全我民命奠我民居神休丕顯  
我心始紓

祭呂沙隨文

汪永瑞  
河南提學副使

甯陵之西沙隨之里自宋迄明更有夫子在昔紹興  
程公振起曰惟我公接武繼軌學者論定謂過之矣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十三

公之學問緯地經天守先待後誰曰不然公之仕宦  
歷四十年嘉靖隆慶萬歷之間治齊及秦至晉再焉  
循卓之迹士人以傳爲郎十載職是選銓後自柏府  
遂陟秋官公之立朝得與大議朝鮮石門持守勿二  
省闈交章或排或譽引疾告歸大臣之義著書廿年  
理學經濟小衛其鄉大猷未試公當易簣爲反挽歌  
盡性至命厥旨匪他自誌其墓金石不磨惟恭則壽  
大耋是過與余遊者公孫慎多弈世載德進止不阿  
薄宦余同秋曹卧疴余顧而言爽鳩之署乃祖所陟

風流未既子是司存祖德有緒秋曹謂余某也是懼  
遺書尙存有守弗替于先大夫無能爲繼不自引決  
將恐失墜余善其言曰先生裔實惟先生余私淑艾  
蓋歷年所景行宋地恭承嘉命于茲較士謂當告虔  
肅承祀事豈繫鎖闈而弗克至矢慎之私禮也公志  
不揣其固敢勒祠記沙隨之人庶幾知企將我誠往  
少牢之祭尙饗

明奉旨特製喬烈婦祭文

嗚呼解氏早配儒生天地正氣河洛精英守死善道  
了盡生平廉頑起懦全節完名綱常名教萬古攸同

成節婦傳

田蘭芳

睢州人

成節婦徐氏甯陵人幼喪父母育於伯父璵稍長爲  
說女誠閨範每至人倫大義則竦然敬聽退爲姑姊  
妹述其事無所遺忘十六歸成孝廉多聰子衷毅以  
孝謹自將毅家貧無力購書節婦斥簪珥佐之衷毅  
始得肆力於學十八入府庠旋以高等爲增廣生節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十五

婦益市膏勉夫夜讀已紡織相伴率至夜分以爲常  
曰男兒當圖立身揚名勿以小喜自矜勿以晏安墮  
志無何衷毅死節婦矢以身殉防之嚴不得死於是  
水漿不入口九日猶不絕其伯哭喻之曰欲死者爲  
夫也夫親在堂夫體未掩夫之蒸嘗未有主獨不當  
念乎竊以爲守節不輕於死也盍審諸節婦以爲然  
稍稍進食遂以葬夫立嗣子請舅曰立嗣禮也然汝  
夫兄弟三人僅一子事須有待若葬則易耳先以其  
伯衷邱女子節婦而營衷毅葬事事竣節婦定省外

未嘗踰戶限雖家人罕見其面姑姊妹妯娌間往窺之則含涕紡不輟明季羣盜蜂起翁慮節婦幼難提以避亂遂欲行之使姑姊妹微示意節婦正色曰婦人不再醮此言非吾所敢聞去無污吾耳復命女媒至其室節婦大驚批其頰而詬之舅聞曰此實我意若何罪節婦大痛以頭觸地血淋漓被面截其髮置舅前曰舅前不容兒死今更慮以生累舅耶遂起歸其室衆疑有變隨而跡之戶扃破闔而入縊救之得免自是知其志堅不可奪亦遂不忍復見奪也久之

命其季衷嚴子楚後之亂定節婦節縮之餘置田二百畝爲楚取婦有子矣節婦撫之悲曰是可告成事於吾夫數日死

論曰余嘗過沙隨聞人談節婦事云其夫未死之先一歲曾夢至一宮殿遂拜階下禮畢有人導之廊廡間以袍笏進已着之復命解去曰明歲此日當來日衷毅如期果死人咸異之嗚呼魂交所形事適相值惡足異獨其有婦識從一之義歷死不變爲女子之佼佼乃足異耳世不異其所可異而

顧異其不必異異矣哉

張烈婦傳

田蘭芳  
睢州人

烈婦荀氏考城荀中益女年十八適甯陵柳河張鐸鐸世農家父亡獨有母在荀氏事之甚謹韓可元者兗人也兄弟數人而已次居十專結不逞爲暴於鄉里無人敢忤其意者居與張鐸相隣自荀氏初嫁時已窺而艷之康熙己巳五月二十三日荀氏自其母家歸見醬麥在箔上未覆姑守其旁問故曰麥煑適熟而客至汝夫未得取物以覆麥故坐而俟耳荀氏

遂不及易衣去飾竟出門去蓋門外數步卽其種秫田冀往取葉以覆不知可元已迹而伺其後矣其姑見荀氏久不至命鐸往視至則荀氏橫屍地土而繫頸於女桑之低枝衣半在身半在旁驚而呼村人畢來見荀氏手足皆折髮團團落遍體傷如鱗次當手足處地陷尺許而血殷之以秫本椽其體中環顧莫得其故先是有張光彩者遇可元同一人自秫間出身上衣盡碎且有血蹟若與人鬪者倉皇瞻顧而走私念韓十生平不肯下人今日氣何索耶至是心知

韓十所爲畏其強不敢言鐸與其母舁之歸可元之黨已有從而說之者曰汝家婦死誠慘理當白之於官執其人而戮之以雪衆忿但事隣家醜不可簸揚卽以姦情告旣無左驗必嚴訊汝子汝子農家素未受刑恐不任必死萬一不死往來審駁動經歲時則業必廢須行乞道途以給之不堪其累亦應死是冤未得伸而母子乃以二命殉之也何如暫斂而座之徐徐踪跡殺人者殺人大惡天必不祐情終必露露則罪人斯得一舉而訟之官冤伸反手耳較之以二

命僥倖孰爲得失耶鐸母子明知其非至言自度弱而無輔且不知賊主名訟必不勝不得已買棺而盛之事已將解會光彩歸告其妻曰殺張家婦者韓十也因述所見及不敢語人狀其妻起唾其面曰啐韓十爲害一方人人欲食其肉今乃稔惡不悛以求姦不從勒死良婦惡貫盈矣正其授首之時汝目見其事畏縮而不敢言使罪人漏網死者含冤英魂不泯必爲厲鬼禍汝矣遂欲挺身自往光彩懼乃走告鐸而願爲之証鐸旣知殺妻者可元也遂指名訟之官

有欲爲可元地者屬主吏緩其獄冀日久屍潰無跡可據延至六月二十二日始集衆往驗是日觀者如堵及開棺荀氏面色如生項上縊痕宛然掖之則僵而立衆皆驚異以爲神件作人旣受可元賄本不可褫衣檢而必褫衣檢意鐸母子懼辱而且不聽則褫衣媠侮觀者不忍注目人懷奮擊之意而未發及檢畢報官則又盡隱其傷而云項上繩痕不交蓋人縊則繩痕交今言不交謂自縊也縣官惑其言反欲坐鐸誣人律衆乃大噪爭前欲毆件作人縣官心動起

去麾衆使散曰詰朝更鞫之衆隨之不肯去且訴且詬自柳河至縣三十里不絕是時諸生范佳徵鄉民史書尤不平號於衆曰苟不白荀氏之節正韓十之罪尙視息人間非夫也願從者質明至縣庭以待越明日遠近聞風踵至衢巷皆滿公庭至不能容遂移兩造於城隍廟令曰聽直神前庶無私也衆諾而待及訊件作人對如初當可元賄衆時扛屍夫張九容獨不肯受至是前叱曰韓十私我輩金汝得若干兩許爲之隱尙何抵件作人語塞縣官不得已薄懲之

衆前奮擊幾斃次及可元可元魄既奪於神且懼衆怒之難犯也遂直承曰元圖荀氏久無可乘隙是日見其獨入林叢中因要王璧同往以璧年少且有貌婦人見之必悅而從從則我尾其後其事可濟璧才入荀氏駭且避遽問曰若何爲璧稍近之卽大呼璧急扼其喉我隨來相助嚇曰不從當殺汝曰願殺璧曰不從定勒死曰全屍更好誓不從汝強犯之則以手批我頰且碎我衣遂折其手更迫之則抵以足又折其足摔髮使仆仆而復起屢起屢折故髮紛紛落

至於遍體俱傷則是或以拒而加兵或因摔而觸地故如鱗次焉極力相偪至衣條條裂終不得久之恐有人來欲舍去璧曰識汝奈何遂共縊之死而絳屍樹間當其將絕手足抓地故地坎遍體血流故濺地及衣椽體者忿不從也掠首飾指環者謂雖不得色聊取貨也供畢縣官如其語往搜果得二物於家及兇器焉收而繫之其後猶有搖其獄者欲獨當璧以死而出可元衆復訟之府訟之監司訟之巡撫乃懼而不敢變未幾可元璧相遂死獄中件作人竟無罪

余嘗讀歸太僕書張烈婦事髮輒爲之上指今荀氏以死衛身固與太僕所書無殊荀氏死時方盛暑經月而色不變亦與烈婦死姦人欲舉而火之以滅迹則屍重不可移及前烈婦死邑故烈女祠旁居人聞有鼓樂聲其爲靈怪亦相類以賄搖獄幾亂賴仗義者持之卒定則又同特時無震川使荀氏無所表見爲少異耳嗚呼使天理終絕於人心則荀氏當無聞於後世也夫

苗貞女傳畧

王璿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六十一

旣婦苗矣不婦之而女之何也蓋以于歸卽哭臨與所天生無一面緣也女出自郭不氏郭而氏苗者何也記曰嫁則從夫爲人婦者事無纖巨皆當以夫子是從况夫姓乎昔如太任太姒莊姜之類皆無敢自氏其氏而以其氏名焉者統於所天也從苗者斷自春秋義例無敢苟也女賦性嚴重嘗兀坐竟日寂無一語生七齡卽諳女工粗知字義其祖舅呂司寇新吾公雅器重之授以孝經內則烈女傳閨範圖說諸書間爲解說女潛心諦聽每及節烈等類輒義形於

色恍若身履其事者然獨至婦殉夫死者嘆曰可惜死耳垂白高堂誰爲事乎遺孤呱呱誰爲撫乎其夫未了之事不能代爲了之矣夫死竟死矣必使夫死而不死乃善也司寇默然歸語家人曰卓哉此女設有不幸其必以奇節著聞乎迨及笄字苗孝廉文英少子衛本本素羸弱善病病且革孝廉公車北上留於家者皆婦人孺子無有知持重者惑於日者家言欲藉桃夭以冲凶煞遠使請命於孝廉孝廉未之悉也許之因而請期於郭郭君固長者唯唯而已花燭之

夕綵輿甫臨中門而衛本死哭聲徹闔外郭氏僮婢愴惶促女曰事不諧矣盍歸諸女泣曰予安歸哉自吾家與苗氏訂盟此身已爲苗有况已登苗氏之門哭斯卒斯固其所也予安歸哉于焉卸艷粧被衰經躡踊哀毀水漿不入於口者迨不止三日也家人復勸之歸女瀝血誓死曰願付苗氏幼子撫之教之俾有成立以世吾夫祀吾志也孝廉知其志不可奪俞其請爾時仲子正本有雛兒甫三朝遂告之祖廟付女子之命名思繼字曰繩武女有子破愁爲喜鞠育

顧復備極艱辛命就外傳夕則篝燈自課以故髫年  
列子衿高等分大官餽聲稱最著諸生間已而爲之  
擇配妻以兄女樽節愛惜以養其財綜畫生息以饒  
其業不十年而田廬樹畜居然中富之家思繼旣已  
成立詎知變起闕墻而思繼沉淪於覆盆者數年曾  
無有爲之昭雪者女大慟援兒心切不辭瘠瘁持辯  
牒哭訴於當路者非一日也省方者憐其枉付所司  
問豁而思繼賴以全活嗟乎貞女誠不辱司寇公之  
藻鑑矣假令天憐其堅力荼節思繼卽不列彙榜居

要膺但使序獻澤宮保有遺業使女坐享温飽思繼  
冠廣文進賢冠率子若孫羅拜稱觴爲女壽固生願  
已卽不必功名有成家計無恙而脫身狎狴不遭亂  
隕生菽水奉母盡其天年啟衛本穴而座之側以了  
女一身心事亦不負身苗而心苗鞠躬盡瘁於苗者  
百年如一日也豈意天灾流行思繼以疫死未幾又  
值寇亂女蓬跣垢面逐諸難婦晝伏夜行展轉於荆  
榛荒烟間流離於曹濮而死無葬地迄今骸骨無收  
饑魂怨燐不知飄忽何所嗚呼貞女天之報施善人

固如是乎里有張婺婦者矢死撫孤與貞女無異縣  
官坊表之日壽躋一百一十一歲苦節八十二年有丈  
夫孫四俱隸博士弟子籍識者謂婦積苦貽遠云又  
有喬烈婦者曰解氏傳聞其夫死時不變縞素哭涕  
不食七日而死信哉烈已雖然此猶琴瑟曾調者也  
較未謀夫面者有別也此猶決烈於一旦者也較孤  
燈夜雨歷寒暑者差易也至於張所撫乃所生且撫  
孤有成後昆濟濟較之子他人子而飼餌哺藥劬勞  
萬狀已成立而卒無成且流離他國凍餓而死何啻

天壤哉然而二婦俱經有司請卹於朝錫之褒典一  
以表其門閭一以崇祠春秋特俎豆焉而貞女鐵骨  
冰心可壽金石可泣鬼神當事曾無尺疏以達 楓  
宸竟不得尾節烈諸傳而託名焉嗟乎天歟人歟雖  
然有貞女之佼佼錚錚誠爲人瑞誠爲國寶誠爲梓  
里增榮忍令之泯滅無聞與草木同朽腐耶有貞女  
母氏家孫郭扞者列其狀自附於其家乘之後明其  
所自出也更以俟海內名公鉅卿留心世道者不惜  
椽筆揚挖將以感勵簪笄而移易風俗端有賴焉女

甯陵人父國翰篤行謹朴鄉里稱爲長者弟浩汀州  
刺史猶子佳印前進士官常州太守

貞節婦呂氏傳

張政濂 邑人

生員魯宗周妻呂氏睢州魯光祿公邦彥孫婦甯陵  
呂司寇公坤女孫也性端嚴凡司寇公所著女經閨  
範以及內則女誡諸書無不講習歸宗周後奉姑鷄  
鳴盥洗問安視膳悉本素習以孝聞其相夫子敬禮  
如賓無情容無褻語不以貴介女驕人未幾宗周故  
氏年方二十四號慟欲以身殉時遺孤尙未生也家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六十五

人勸之曰夫天也早亡幸有遺腹在身倘夫不絕魯  
氏育一男守節撫孤延魯氏一脉豈不孝義兩全勝  
死節萬萬矣其熟思之氏頷之不得已勉強進湯藥  
凡兩月果生子氏聞兒啼一慟幾絕漸甦撫孤曰苦  
命兒苦命兒恐不能待爾成立矣嗣後時時慟卽時  
時病每抱孤撫宗周柩放聲哭家人屢勸慰終不解如  
是者歷二年食日減病日加哀毀愈甚漸不可起一  
日請父知思兄慎多至指遺孤曰未亡人所以忍死  
至今者惟爲魯氏一塊肉耳今已能言笑且行步矣

兒從今作魯氏鬼亦可瞑目但魯氏世睢州歸故土  
守祖宗墳墓正鬼然有外祖舅氏尤可倚以成立今  
後不如竟入甯籍生於甯家於甯去祖宗墳墓亦不  
大遠也異日孤兒倘得成立天之賜也父兄之德也  
言罷而泣泣而拜復顧乳母曰宜善養孤兒就寢而  
逝自此兒楨遂爲甯陵人後入庠於甯貢於甯博學  
能文章克紹祖業云

論曰余讀貞烈傳見從一之義或茹荼飲冰衍餘  
生於歲月或舍生取義捐軀命於一時厥有兩途

若氏始以必死之志留待死之身以存嗣旣以待  
死之身卒遂必死之志以成仁抑何生死之節兩  
全其義歟雖曰稟賦之優獨得天地正氣尤足徵  
新吾先生理學家傳焉

褒聖侯傳

張 哲

甯陵東北楮堦村距邑二十五里有褒聖侯墓舊  
志止載其修墓碑文其來歷俱未悉也今考闕里  
志甯儀志並孔氏家譜始知侯爲至聖三十三代  
承嗣嫡孫世居闕里唐貞觀間因遼海兵亂奉勅

遷宋遂家於甯北楮堦村終而葬焉歷五世至憲宗元和十三年東平兵解三十八代孫惟睦始歸曲阜此侯之所由來也

侯諱德倫孔子三十三代孫也世襲封於曲阜初襲紹聖侯仍隋封也至唐高祖武德九年改封褒聖侯暨太宗貞觀十一年詔朝會同三品食邑千戶此後世召孔氏子孫朝會之始時遼海兵亂恐殘毀聖裔詔遷於宋暫避其鋒以孔子之先爲宋人也遂南渡黃河居甯陵之楮堦村勅建家廟欽賜祭田侯卒卽

葬其地子崇基中宗嗣聖十二年襲封神龍元年制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卒附葬於父墓側子璿之玄宗開元五年襲封特授四門博士郡主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兼除兗州長史遷都水使者卒亦附葬於甯子萱襲封公兼兗州泗水令卒亦附葬於甯子齊卿襲封兼除兗州功曹轉青州司兵叅軍時遭叛亂死於王事仍還葬於楮堦村子惟睦襲封憲 元和十三年東平兵解奉勅歸魯主林廟祀事甯陵林墓祭田皆次子惟一主攝明嘉靖間

始詔廕孔承寅國子監學正世世主侯墓祀

今城東北二十

五里有孔家集

卽侯墓地也

### 書褒聖侯傳後

今上康熙三十二年癸酉聖裔國子監學正孔諱毓璋以

甯儀孔氏家志來示圖甯謹按褒聖侯德倫爲孔子

三十三代嫡孫襲世爵唐貞觀時以山東亂從詔徙居甯陵食邑千戶受祭田建家廟將以甯陵爲闕里矣傳子崇基孫燧之曾孫萱元孫齊卿皆居甯陵主孔子祀事至唐元和間齊卿子惟晔乃謀諸族弟惟

### 重刻甯陵縣志

### 卷之十一

藝文

六十八

一曰吾自褒聖侯祖襲封在甯陵居五世矣今山東兵平若不旋魯則聖祖廟林田宅荒圯日甚修葺實難我爾同歸則甯陵家廟祭田祖宗墳墓又誰爲世守不若我獨東歸爾留中土爰請於朝報可惟晔乃東歸惟一留甯主祀事焉惟一父名炯炯之父蘊蘊之父賢賢之父子歎子歎則崇基之介弟侯德倫之仲子也張傳以惟一爲齊卿次子得非考之不得其詳歟然而今主祀之學正則居儀封者何蓋自惟一十五傳而至秀元世祖始授爲儀封簿嘗置田宅於

儀又再傳而至克文因甯陵之楮堦村屢遭兵火災  
變亦置田十數頃於儀春冬居甯秋夏在儀其子希  
先當元末避兵水因葬父儀封新橋村遂家之然猶  
往來甯陵祭掃不缺明洪武十六年偕希禎修墓立  
石而廟猶在甯再傳至公鎰正統元年始奉詔徙廟  
建於儀封城內傳族姪彥紀紀子承寅得衍聖公劄  
於儀立林廟嘉靖間寅比衢州彥繩例乞恩願得衣  
冠奉祀事上嘉其請授國子監學正世襲至今不廢  
要而論之至聖至今將七十傳不惟居闕里者世膺

殊典卽其支庶皆被榮寵誠哉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自非大德其孰克與於斯

詩

明成祖御製夏侯孝子詩二首

慈母頻年病在床奄奄氣息逼危亡子以憂懼常忘寢侍疾勤拳在母傍

孝以誠懇達幽冥夢父慇懃慰至情妙藥賜來天有意遂令母病抵康寧

送史九赴任甯陵兼呈單父史八

時監察五兄初入臺 劉長卿 唐人

趨府弟聯兄看君此去榮春隨千里道河帶萬家城繡服棠花映青袍草色迎梁園修竹在持贈結交情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詩

一

泊甯陵

韓駒 宋人

汴水日馳三百里扁舟東下更開帆旦辭杞國風微北夜泊甯陵月正南老樹挾霜鳴窸窣寒花承露落氤氳茫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天光共蔚藍

過甯陵

扶襯 宋梅聖俞

獨護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終有竭淚泉常在眸

題眇怡齋三首

宋程迥 沙隨先生

乞得膠膠擾擾身霜筠露菊便相親勸君莫厭羹藜藿違已由來更病人

六月松風萬籟寒  
笙竽頻對枕屏間  
夜深夢繞匡廬阜  
瀑布濺珠過藥欄

葵花已過菊花開  
萬里西風拂面來  
問字今朝幾人至  
細看屐齒破蒼苔

賑甯陵

元 觀音奴  
歸德府

春蠶老後麥秋前  
馳驛親頒賑濟錢  
屬邑七城蒙惠澤  
饑民萬口得生全  
荒村夜月聞春杵  
破屋薰風見竈烟  
聖主仁慈恩似海  
更將差稅免今年

過甯陵卽事

劉 咸  
僉事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詩

一一

清秋行部按甯陵  
西出新門望甯城  
客路猶聞寒葉落  
空庭無復瑞芝生  
月明龍寺鐘聲靜  
風冷駝岡馬足輕  
到得行祠清興發  
走揮霜筆賦幽情

渡黃河

呂 柟  
祭酒

甯陵三渡小黃河  
喜見賚川效祝鮀  
更出寒江漁父雪  
酒酣長憶睢陽坡

秋日途中偶成

劉 醇

馳入甯陵縣人家  
野水圍室空征斂  
絕橋斷往來  
稀木葉飛行道蘆花上  
客衣曉寒須酒敵  
駐馬飲柴扉

過甯陵偶成

曹璉

僉事

見說沙隨土一坵魯公曾此會諸侯浮圖塔古莓苔暗  
聖墳荒草木稠汴水遠通河北路茅岡近接郡西疇  
經過莫怪頻回首野草閒花無限愁

春晚入甯陵

前人

玉節前驅曉日昇望中烟火入甯陵四郊新翠和雲濕  
千樹殘紅淑氣蒸南畝耦耕農事力連城絃誦士風興  
承平自是時光好行樂何須酒似澗

輓李烈婦詩

武進章甫 僉事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詩

三

黃家夫婦皆少年菜根機杼苦勉旃父讐未雪志且堅  
燈窗鐵硯磨將穿一日時來歌鹿筵喜動雙親白髮鮮  
歸來書癖無靈痊齋志淪胥亦可憐厥配李氏哭所天  
委曲姑嫜只幾言傷哉父母難相牽繼夫三日浮生捐  
夫先婦卒命則然婦繼夫亡節義全我來掛劍荒墳邊  
淚洒西風古樹前匆匆行色催飛鞭世間丈夫渾比肩  
奈何不及女流賢

烈婦操輓黃家婦

李木 舉人

猗嗟斯人兮方少艾兮爰知天之經兮地之義兮與人之

紀兮胡爲乎死獨抱夫貞一兮永歸於夜室簡冊薰兮同  
日月輝兮

輓喬烈婦

雍邱陳卜舉人

飄風摧松栢女蘿爲之顛君子中道離妾生安得延趨死  
隨君去不忘臨歿言死者當有知魂魄相與旋偕老以同  
穴豈必終百年焉用未亡身拒人費創殘哀哀黃鵠歌強  
生誠有緣一死萬事足千古稱仁賢

輓喬烈婦

大梁熊爵御史

禮教家聲舊清貞素所聞從容狗大義感激見斯文心並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詩

四

三人古名從二衛分清風千萬載高薄九天雲

雙烈祠

邑人徐繡知州

女氏於夫志臣工爲主規自裁纔自遂相憶卽相隨豈不  
生之惜其如死所宜風時留世教雙烈萬年祠

遷喬烈婦墓不得短句

石阯邑令

烈婦歸何處城北古路頭英靈千古在芳魂一夢留形藏

窀穸日香飛禾黍秋

事見烈婦志

黃烈婦李氏墓題石

李若星邑人

烈婦黃家墓荒涼古道旁千年一杯土風雨蕩來香

再過甯陵

澶淵 王崇慶  
禮部尚書

驛路曉雲催使節君王新命下彤墀司徒願足東南賦相國方收雅頌詩禾黍郊原饒病眼歲寒心事許人知睢陽往迹關風化重過甯陵有所思

甯城驛訓孫侍御

南鄂 吳國倫  
歸德推官

使者於何役來遊梁宋間避驄成往事鳴鳳豈人寰書至雲生袖尊開月滿關相看有苦色不爲髣毛班

烟臺閒望

甯國 佘珊  
訓導

亭臺休復嘆飄蓬乘興猶堪寄老慵山水不遮塵眼豁雲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詩

五

天一洗道心空千年伊洛源今在萬里長安路自通此景話來人不認偏從花柳學吟風

石橋春泮

四明 陳應龍  
訓導

春光隨處是更羨石橋春龍卧晴橫影虹高曉濟人層冰融浩日碧水度瓊雲不盡登臨興誰憐跡已陳

過甯陵投贈熊明府

吳下 朱唐  
山人

畫省舊爲郎嘗含鷄舌香如何辭魏闕又見詠甘棠獨鶴花間候雙鳧雲外翔絃歌新甯野民物勝河陽藻思烟虹燦丹心日月長聖君方側席應許奏明光

過甯陵宋元績明府招飲衙齋有贈

新 俞均 戊辰 建 進士

官舍相攜話濁醪清貧不改舊儒曹幾年淮海琴聲遠此

日中原烏影高扶病自憐雙短髻論交誰似一綈袍封疆

况屬君家地

甯陵故 宋地

縱有逢迎未是勞

贈宋元績明府

二首

新安 潘 緯

八口厭糟糠相攜返故鄉病餘腰嬾折瘦盡項猶強夜伴

琴三尺晨炊粟一囊自憐官舍冷翻為借僧房

顛賴人誰識行藏友獨知宦途眞足畏廉吏轉堪疑病捐

潘安髻愁添宋玉悲十年同入幕

明府與予昔 客李相公所

攜手重淒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詩

六

其

拜呂司寇先生祠

門人 王 鐸

禮部 尚書

吾師舊屋在披綠一相尋肅肅磬鐘古離離松檜陰文名

開翠嶽道氣刈茅心風雨空堂夕還聞珮玉音

和王宗伯拜呂司寇祠

白印謙

刑部 尚書

司寇聲名舊先朝德業尊千秋遺乘在三晉古碑存魚鱉

移天塹風雷守廟垣尚書詩句好擊節向文孫

次前輩韻

程正揆

楚人

吾道存如綫高風凜百尋衣冠猶間氣松檜自清陰尺寸

中原地蒼苔萬古心黃河天際邈長夜此知音

步前韻

魏裔介

大道亡羊久茫茫孰與尋眞儒起往代遺像肅秋陰白日  
光明氣名山風雨心况隨蘭譜後鐘呂遯餘音

題呂先生祠

方拱乾

先君持斧日曾識邵公窩記向過庭語長懷遺範多新猷  
看哲肩舊樹表亭柯濂洛雖難見清風滿澗阿

步文安公韻

張縉彥  
侍郎

斯人尙可作古道此重尋碑蘚螭形斷松風石路陰空庭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詩

七

惟鳥語獨坐見天心自有真源處隔溪老磬音

過甯陵拜司寇先生祠次韻

薛柱斗  
侍郎

先生真樂在雅許後人尋道脉紹千聖工夫惜寸陰稜稜  
撐世骨藹藹淑人心跪拜勤瞻仰依稀聆德音

頌言

薛柱斗

昔讀呻吟語今登著作堂文章天地老道德古今揚精一  
虞廷意蒸嘗孔席光鯁生慚苦李虎拜祝甘棠

拜司寇先生墓

郭浩  
邑人

風雨高山七里思朝端正色賡歌時德爲一代儒臣範道

是兩河多士師都下舊傳憂危論民間猶誦治安詩後人  
應有遲生恨繫馬枯楊揖古碑

王老百歲墓題石

李若星 邑人

城南一望土盈邱王老遺骸向此收選勝牛眠珠斗度迎  
祥馬鬣瑞烟浮墓傳百歲高封日人歷七朝禾黍秋往弔  
不辭紆道遠夢魂時作采真遊

謁呂夫子祠

郭 扞 邑人

千秋經濟在文章不但謳思此一方劍履曾霑邊塞雪衣  
冠猶帶賀蘭霜藤窗塵鎖今藏笏竹逕雲封舊講堂我向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詩

八

高祠傾桂醕苔花着雨細生香

吊張烈婦荀氏

郭 扞 邑人

晴霞碧玉淨無塵灑酒寒烟吊暮燐一片貞魂依素月百  
年俠骨付青綦鬚眉慢說奇男子粉黛能成不死人國史  
於今留得在芳名應與日華新

崇禎壬午闖寇破甯陵文學翟先生 諱三 仗節死之

今督學使採輿論祀之鄉賢余感其事聊述短章

紀之

成仁本屬中庸事  
落落乾坤有幾人  
天以三綱作砥柱  
士將一死答君親  
理無兩路須求是  
節到當頭要認真  
我至沙隨吊往烈  
類宮俎豆肅冠紳

謁呂夫子祠

胡一蛟 邑人

吾道誰爲續  
偉人廟色蒼  
經綸天地久  
教化海山長  
細雨洗鴛瓦  
晴雲護碧墻  
至今遺範在  
珍重舊篇章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詩

九

張烈婦哀辭

毗陵邵長蘅子湘撰

烈婦荀氏父名中益考城人適甯陵柳河張鐸鐸世農家父亡獨母在烈婦勤於操作事姑謹隣韓可元者素亡賴桀黠橫里中烈婦始嫁時可元已窺而艷之顧未有間久之烈婦自母家歸姑方餽醬麥於箔未覆烈婦問故曰麥賁適熟而客至呼汝夫語未返耳烈婦不易衣飾遽出門采蘊林葉爲覆麥計蓋門外百餘步卽鐸田也可元瞰烈婦獨入深林中呼王璧與偕躡其後王璧者亦亡賴子年少而美可元私計婦人見璧必悅悅而從句我因而持之

重刻甯陵縣志

卷之十一

辭

十

必得所欲其本謀如是是日烈婦見璧入林叢駭且避問曰若何爲璧稍近之烈婦大呼救人璧遽扼其吭可元亦前抱持嚇曰不從殺汝曰願殺璧曰不從勒死汝曰全屍更好誓不從汝強犯之則以手批可元頰且碎其裾可元拉烈婦手折之則更抵以足兩人摔烈婦髮使仆仆復起屢起屢仆髮鬢鬆脫落委地已乃極力偏之至衣條條裂終不得犯可元欲舍去璧曰識汝奈何遂共縊之死繫頸於樹烈婦將絕時所當手足抓地處坎可尺許血殷然又以林本椽下體掠其首飾指環去烈婦死時年十八康熙

己巳五月廿三日也鐸旣歸姑訝婦久不至遣鐸往視見婦屍鐸大駭號呼村人環顧咨嗟莫得其故鐸計無如何買棺殮屍事將已初可元自秣間出時適與張光彩遇光彩者亦柳河人見可元衣縷縷碎又有血漉痕踉蹌走若鬪而不勝者私怪韓十素橫不讓人今日氣何索耶可元多兄弟行十故里中以韓十呼之及是心知可元所爲私語其妻妻唾彩面曰啐韓十惡人今貫盈自斃汝畏十不敢言死者有知必爲厲鬼禍汝立起欲自往光彩懼且慙乃走告鐸願爲証鐸遂訟可元於官可元賄吏緩其獄至

六月廿二日始往驗烈婦死帊月矣啟棺面如生肢體血斑斑鮮掖之則僵而立衆皆驚異件人盡隱其傷謾云項上繩痕不交蓋人勒之死則繩痕交今言不交謂自縊也令惑其言將坐鐸以誣觀者大譁令心動揮衆使散曰明日更鞫之明日聚者益衆縣庭至不能容乃移居城隍廟件人供如初有扛屍夫張九容者突前叱曰韓十私我曹金汝得金若干尙何諱初可元賄衆時張獨不肯受故云然件人語塞令不得已薄責之衆憤捽件人叢毆幾斃可元旣魄褫於神又見衆怒洶洶知不免具吐致死狀纖悉

如畫曰椽下體者憤不從也掠首飾指環者不得漁色故取貨也令遣隸索可元家則首飾指環具在乃收繫可元壁俱論死未幾相繼斃獄予於甯陵縣志中得睢人田蘭芳所爲張烈婦傳讀之氣結填膺淚沔沔落幾欲哭出聲不可忍嗚呼秉燹之在人如是哉按邑故有烈婦祠祀黃喬兩烈婦明嘉靖間人黃烈婦李氏舉人黃嘉猷妻喬烈婦解氏監生喬文光妻皆夫死自經匱側事聞詔旌門建祠祀今百餘年不廢嗚呼黃喬之死烈已然皆士族高閥習聞詩禮之訓且其曾中固蚤辦一死矣一田間婦遇強

暴於倉卒之頃死生呼吸稍一瞽亂皇惑鮮不失措而能不怵不回以死自衛此其成就尤難而慘毒亦過之愚以謂烈婦之死應祀典謂宜祔主於祠與黃喬竝邀春秋一奠之榮此賢有司事也予旣刪田傳序次其事乃變爲楚聲以招之冀貞魂來安享於祠也其辭曰

蜀秫蒙密不見天只幽篁黑箬孰後先只猘獠狃狃走逐人只荃往遭之糜厥身只殷肉血拇冑樹間只豐隆砰訇雲晝霧只羈禽嗥獸悲空林只貞魂歸來母滯淫只窮祠銀榜有華堂只網戶朱綴文杏梁只承塵方紋蘭幕張只

黍稷麻麥稷稻粱只肺魚臙椒桂芳只六齊四酎醒柘  
漿只雲旗下來靈風翻只五銖織桂鳴佩珊只摻黃攜喬  
步瓊軒只含顰凝睇慘不言只貞魂歸來間且安只